

明辨集

北 京 出 版 社

明 辨 集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

出版說明

《明辨集》收集杂文二十六篇。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是駁斥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謬論和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惡面目的。各篇先后在一九五七年六月至八月的《北京日报》上发表过。

明 辨 集

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 787×1092 1/32·印張: 1 10/16·字數: 31,000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册

統一書号: 10071·198 定价: (6) 0.15元

目 录

什么人喝采·····	高 秀 (1)
究竟誰“先落”·····	希 同 (3)
拆牆、筑牆和拆台·····	木 公 (5)
从“宋江”和“吳用”談起·····	子 西 (7)
破爛的反共武器·····	廷 琦 (9)
反对这样的“人性”·····	一 丁 (10)
“善变”及其它·····	李 琳 (11)
“才”“劳”“酬”·····	青 松 (13)
清君側·····	江 流 (14)
有这样的“小本子”嗎? ·····	包同之 (16)
揭“兩党制”的底·····	公 揚 (18)
“有职無权”种种·····	公 揚 (20)
駁“揩油”論·····	桑 野 (22)
剝削者受獎!? ·····	袁广里 (25)
“歌德派”和“拜倫派”·····	余 新 (27)
談“礼賢下士”·····	潤 海 (30)
“士为知己者用”·····	王 南 (31)
談不滿·····	秦 采 (32)
釋“陰暗面”·····	方 亮 (34)
誰要“借尸还魂”? ·····	思 密 (35)

杂感	臧克家 (36)
不要政治标准的政治标准	木 公 (39)
談“上当”	景 蔭 (40)
談“君子之心”	公 揚 (43)
右派与惡魔	李岳南 (44)
“退兵”时的一战	木 公 (47)

什么人喝采

高 秀

正当儲安平、葛佩琦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謬論遭受到全国人民严正駁斥的时候，香港却傳來震天价的采声。那里的反动报纸把他們捧如至宝，看成頂天立地的英雄，并且寄与無穷的希望。

請看：

香港“上海日报”六月七日和十二日分別在第一版以头条地位刊登了儲安平和葛佩琦的謬論，并且在編者按語中，称贊儲安平“的确有一手”，認為葛佩琦的“意見值得鼓掌”。

“新生晚报”嫌香港报纸把儲安平的發言登得太少，六月十一日它在第一版刊出儲安平發言的全文。它还加上編者按語，說在对中共的批評中，这一篇是“最突出的”，“这里刊出的是一字不改的原文”。为了增加这篇謬論的声价，这家反动报纸还在报头的左边刊登了一个声明，用紅色花边圈着几个醒目的大字：“請注意本报今日特稿，儲安平炮轟毛澤东”。

“中声晚报”在六月十二日特地發表了社論，鼓励儲安平、葛佩琦向党进攻，并且高兴地說，在大陆“有儲安平、葛佩琦这一班人，这是可喜的現象”。另一家反动报纸真报在九日和十日連載一篇專文，題目是“遙向儲安平致意”，說他“有良心

有热血”，鼓励他“挺起脊梁自力更生”。

在大大小小的整風座談會上發言的人不下千百，为什么这些反动报纸不约而同地这样看重这两个人呢？

这是因为他們觉得儲、葛兩人替他們說了話、出了气。他們說葛佩琦“把共产党痛罵一頓”，儲安平“鉄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所放的一炮，提到了共产党控制一切的基本問題”（按：这正是章伯鈞所說的“击中要害”）。

另一方面，这也是因為他們主觀地、乐观地估計了这两个人發言的“代表性”。反动报纸“天文台”竟認為“各地‘民主党派’人士皆向儲安平欢呼”。“真报”更加扩大化，說“儲安平这些话，頗能代表困处大陆的知識分子内心对中共不滿到極点，并且已一致燃燒着反抗情緒”。台灣的大道通訊社竟撒下漫天大謊，說葛佩琦的話“是一項引起反共怒潮的最激烈言論，这番話，代表了五億人民的呼声”。

龟縮在台灣和香港的反动派，八年来一直在作着复辟的美夢。一旦听到他們的心声居然从北京發出，他們就認為是时候了，国民党中央通訊社和“真报”竟情不自禁、异口同声地喊出：“这是一个不可忽視的起点。”中央社还說，“观察家于此特別以去年十月匈牙利人民反共抗俄的革命事件为例”。

非常明显，反动派日夜盼望匈牙利事件在人民中国重演，他們夢想几支小小螞蟥就能撼动我們这株根深叶茂的大树！

唯恐螞蟥力不从心，真报蓬蓬声援儲安平說，“海外千万的流亡人士都願支持你！”

好了，在这里，“真报”把話說清楚了：原来支持儲安平的不是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和什么五億人民，而是“海外流

亡人士”。所謂“海外流亡人士”，正是那些軍閥、買辦、地主、官僚、帝國主義走狗以及東霸天、西霸天之流。支持儲安平和葛佩琦的既然是這些人士，那麼這兩位先生的代表性還不清楚嗎？

究竟誰“先落”

希 同

章伯鈞說：對付共產黨要採取“以柔克剛”的辦法，還說“拿舌頭與牙齒比，牙齒總是先落”。在這裡，當然“牙齒”指的是共產黨。“牙齒總是先落”，也就是說共產黨一定要先垮台，先完蛋。

不能不說章伯鈞的心肺實在是太黑了！多年來在民主革命中共產黨就一直在同民主黨派做朋友；進入社會主義後，共產黨又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還要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同民主黨派繼續長期地做朋友。雖然為了人民的利益，共產黨也曾對民主黨派不斷地進行過批評和鬥爭；但這乃是君子愛人以德、待人以誠，對民主黨派來說，共產黨算得上“够朋友”了吧？然而一個自稱為共產黨的老朋友的農工民主黨主席、民盟副主席章伯鈞，竟公然宣稱要用“以柔克剛”的辦法（此法內容甚豐，对党口蜜腹劍，表面歌頌，背地破壞，即其一也），來把共產黨搞垮，或曰讓它“先落”，試問這種“朋友”與“畫皮”里的惡鬼何異？

其實共產黨倒未必“先落”。自從“共產主義的怪影”“在歐洲游蕩着”的時候起，百餘年來，不是天天都有人叫囂着要

消灭它，咒罵它要早日完蛋么？然而这个“怪影”却是越消灭越强大、越咒罵越成長得快！到了今天，共产党已經遍布于全世界，在九亿人口的地区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且將來全世界一定要实现社会主义。那些要消灭共产党、咒罵共产党早日完蛋的反动阶级、反动党派和个人在許多国家里总是紛紛地完蛋了，早已“先落”了，剩下的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完蛋了，就要“落”了；共产党却像巨人一样地屹立着，并且还会越来越强大。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是这样的爱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專政是这样的巩固，社会主义是这样的深入人心，在此情况下，章伯鈞竟然無視其前人的教訓，不識时务，还想用“以柔克剛”的办法把共产党搞垮，讓它“先落”，这岂不是在做白日夢？

共产党沒有“先落”并不奇怪。因为它是最先进的阶级的代表，它合乎潮流，应运而生，得到最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誰也消灭不了它，誰也咒罵不倒它。章伯鈞至今还在做讓共产党“先落”的白日夢也并不奇怪。因为一切已被消灭和將被消灭的沒落阶级及其代表，总是不相信自己会被灭亡或不甘心于被灭亡的。对于他們來說，搞垮共产党，咒罵共产党早日完蛋，乃是一种本能的心理状态。而一当“有机可乘”、“利令智昏”的时候，他們中間有的人往往就会估計錯了形势，不惜冒鼻青臉腫、身敗名裂的危險，猖狂地向共产党进攻。結果如何呢？先落的不是共产党而正是这帮忘恩負义、以怨报德的家伙們！

拆牆、筑牆和拆台

木 公

我是拥护拆牆的。

拆什么牆？拆宗派主义之牆。凡是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牆都要拆掉，不管是高的、矮的、厚的、薄的、若断若續的，或者果真像有些人所形容的是一道万里長城，通通都要拆掉，誰也不必客气。

有了这堵牆为害甚多，据说人們不但不能握手，也不能談心，就是偶然在牆外碰上，也是避道而行，連个头也不点。無怪許多人慨乎言之：这牆非拆不可。

要拆牆，当然要大家一齐动手来拆，因为这畢竟是隔斷人民内部的牆，拆掉了有利于彼此的接近和来往。有人說，牆是你們造的，所以就應該由你們自己动手；又有人說，你先动手，我再来帮忙。意思是看你們究竟有沒有决心拆牆，这种怀疑和顧慮未始沒有道理。但是我看还是積極一点好，積極一点可以促使快一点的拆，有了这些積極的、誠誠懇懇的想帮助党来整風的党外人士，任誰不想拆，也会有人促使大家来拆，形成那么一股促进拆牆的力量，内外夾攻，这堵牆不倒也要倒了。有什么不好？

現在，大家对于拆牆的意見也不是那样一致，絕大多數的党外人士是想化除畛域之見，从团结六亿人民出發来鏟除宗派主义的惡劣作風，他們对于宗派主义作風有所批評、有所指責，有时甚至忍不住發了火，戟指而罵之，这都是可以

理解的，这正是表示他們尽了对朋友規諫的責任。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借口挖宗派主义的根子，实际上却来挖共产党的牆脚。說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無形中就形成了一堵牆，因此据以推論，有党就有牆，党是宗派主义的根源，去掉了党，宗派主义就沒有了。这个意見确实很“徹底”，但是我看也徹底得过火了，大有宗派主义的味道，甚至还頗有点对立的味道，宗派主义之牆还没有拆掉，先要拆掉一个党，而且是拆掉一个領導的、核心的党，連牆和牆里的人一扫而光，真是干干淨淨！我很怀疑这个办法是否行得通，因为团結总是相互之間的关系，如果我想团結你，你却說我本身就是团結的“障碍”，非去掉我这个“障碍”不可，“障碍”果真去掉了，我也不知道置身于何地了，你又去团結誰呢？

說起来这好像是笑話，其实一点也不可笑，因为想要連牆帶党一扫而光的人，不过是拆牆其名，拆台其实，他們的意見其实倒是一板正經的。但是，共产党大約不是那样容易扫掉的，因为它畢竟是領導着、团結着六亿人民的一个政党，它在群众中畢竟有着深厚的基础，它畢竟是引导着人民走向共产主义康庄大道的先鋒队，这是为群众所公認的。人們在共产党的倡导下来反对存在于党和一部分同志身上的宗派主义作風，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巩固人民内部的团結，巩固人民民主專政，矛头所指是非常清楚的，轉移方向、迷惑視听是断乎不得人心的。所以那些想拆台的人也不得不对这个事实加以考虑，不得不换个手法，把共产党形容成不得人心透頂，想要把它和群众远远的隔开。我因此想到，有些人是想拆牆的，有些人却是想筑牆的，他們說

什么党已經不可救药了，脱离群众到家了，和群众的关系没法搞好了，说什么共产党是“党天下”，你们还是退出这里那里吧，其目的无非是把党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把党的活动大大加以限制，在党和群众之間筑起一道新的牆。他們認為这办法果真是釜底抽薪之計，巧妙得很，筑好了牆，使你和群众隔离开，再慢慢拆你的台！这看来好像是个如意算盤，但是我看也未免太得意忘形了吧？

从“宋江”和“吳用”談起

于 西

在整風运动中，有一群牛鬼蛇神妄圖翻天覆地，竟敢放出一股股妖魔怪气，直冲云霄。中国人民大学工業經濟系講師賀安就曾明目張胆地大發反动謬論，他說：“共产党是人民的參謀部，譬如梁山泊是宋江領導还是吳用領導？宋掌握大权，而吳出对策这不矛盾。”当然，这句話說得非常隱晦；可是，右派分子总是这样前言不答后語地表白自己的思想，借以施放毒箭的。如果用我們現代人的普通話說来，賀安的意思正是：不要共产党占領“战斗司令部”，而要共产党退居“參謀部”；不要共产党作“宋江”，而要共产党去当“吳用”。

参加过战斗的人清楚地知道，放弃战斗司令部这是意味着什么？答案只能是：退却，投降，自取毁灭。讀过“水滸”的人也明白懂得，掌握梁山泊領導权的是宋江，而智多是吳用，只不过是一个出計献策的軍师而已。那么，賀安要共产党从“战斗司令部”撤退出来，想讓誰来占領这个陣地呢？共产

党不作“宋江”，又要誰来掌握这领导权呢？賀安虽然假惺惺地說：要“还政于民”，而实际上却是要“还政”于一小撮资产阶级的右派野心分子，問題难道不是很清楚嗎？

列宁早已說过，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不能平分领导权的。我們如果放弃了无产阶级專政，那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專政。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掌握了领导权，全国人民才能够真正地当家作主；只有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才能是人民的天下。这并不是一句空話，这个結論是为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前仆后继的斗争史实所証明了的，是为中国共产党三十余年来领导人民从事革命斗争的史实所証明了的，也是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丰富經驗和历史所証明了的。右派小丑賀安的謊言，永远掩盖不住这个鉄的事实；他的騙人的幌子，永远也遮蔽不住人民雪亮的眼睛。

还因为，取消了共产党的“战斗司令部”，放弃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是一个人头落地、亡党亡国的問題。我們試想一想，如果“战斗司令部”真是被篡夺了，那时还有什么共产党的“參謀部”可言。

所以，我們說这絕不是什么“不矛盾”的問題，而是根本的、絕对的、你存我亡的矛盾問題。有阶级和政党存在，工人阶级就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领导，共产党就永远不会讓出自己的政权。右派小丑賀安之流的謊言，只有被向前飞奔的历史車輪無情地輾碎，遭到徹底毁灭的下場。

破爛的反共武器

廷 琦

近來頗有那末几个人在大談：“共產黨員沒有人性”。這話听起来其實並不陌生，解放以前北京城里很多國民黨黨棍、軍警、憲特和逃亡地主不就是逢人便說：“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沒有人性”嗎？他們說這種話倒是充分表達了他們對共產黨的階級仇恨。因為共產黨領導人民來打倒他們，使他們騎在人民頭上為所欲為的黃金時代一去永不復返了，所以他們對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階級鬥爭實在是恨透了。為了發泄階級仇恨，為了吓唬、欺騙人民不跟着共產黨走，他們便用各種最惡毒的字眼來咒罵共產黨，罵共產黨是“土匪”，是“洪水猛獸”，說共產黨發動階級鬥爭打倒他們是“殘酷無情”，“慘絕人寰”，“扼殺人性”。廣大的群眾根本不相信這一派鬼話。恰恰相反，他們認為共產黨領導人民解放，使人民擺脫被侮辱、被損害的命運，才是真正解放了人性，恢復了人的尊嚴。許多共產黨員為了人民解放而奮不顧身，直至拋頭顱、洒熱血，在他們心目中人性是最崇高、最美麗的體現。他們倒是把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從蔣介石王朝一直到北京天橋的南霸天、北霸天，當作最沒有人性的人類渣滓，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像掃除最骯髒的垃圾一樣堅決地掃除掉了。

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回想一下就可以明白，現在北京大學講師黃繼忠以及其他一些先生在說什麼“共產黨員有了党性就好像不能兼有人性”呀，什麼“六親不認，冷

酷無情”呀，“扼杀了人性”呀等等，是什么用意了。原来解放以前那一班咒罵共产党沒有人性的反动統治階級，虽然已經被人民埋葬在大陸上了，但是他們的僵尸和鬼魂还不时游來蕩去，一部分对社会主义革命，对共产党领导心怀不滿的右派分子恰好充当了他們借尸还魂的对象。这些右派分子对解放以来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也就是一系列的階級斗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党的领导，实在是反感透了，竟不惜从已經被打得稀爛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武庫中，撿起各种各样被遺弃下来的破爛武器，包括罵共产党“殘暴”、“無惡不作”、“沒有人性”等等來向共产党进攻，他們以为这样一来就真的会把共产党在群众中罵臭，群众就真的会起來打倒共产党，甚至还要杀共产党人的头哩！

但是，右派分子像不識潮水的海猫一样，把形势完全估計錯了。既然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陸上掌握政权的时候，用这种办法攻击共产党，尚且遭到了可耻的失敗，那末，今天当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已經坐穩了江山的时候，部分右派分子还想用这一套战术来損害党的威信，动摇党的领导，豈不是螳螂撼大树，太不自量了嗎？从这几天广大群众的討論当中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右派分子想在群众中搞臭共产党，結果反而暴露了右派分子身上沾滿着屎，臭不可聞！

反对这样的“人性”

一 丁

有些党员态度比較严肃，遇事講原則，不随便地嘻嘻哈

哈，不講究吃喝玩樂，某些人感覺不易接近。黃繼忠就據以污蔑共產黨扼殺“人性”。那麼，肆無忌憚地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大概就是黃繼忠所謂的“人性”了。

現在反右派鬥爭熱火朝天，廣大群眾投入鬥爭，無情地揭開了右派分子的黑蓋子，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行。這在黃繼忠及其同類看來，真是太缺乏“人性”了。

有一個寓言說：一條蛇凍僵在道旁，過路的農民把它拾起來，又放在身上溫暖它。蛇蘇醒以後，就要吃農民，農民把它打死了。這條蛇一定痛恨農民沒有“人性”。

可見“人性”云云，也是隨着立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內容的。捍衛共產黨、社會主義，也即是捍衛我們全體人民的幸福，這是崇高的“人性”，反擊右派，正是人民用高尚的“人性”來反對黃繼忠之類反共反人民的墮落的“人性”。

“善變”及其它

李 琳

葛佩琦在他那篇杀气騰騰的發言中說：“共產黨善變”，所以群眾不敢信任共產黨。人民群眾究竟信不信任共產黨，這毫無爭論的必要，連小學生也可以就這個問題，做出合乎事實的、比這位大學講師高明一些的答案來。

共產黨是不是“善變”呢？

在有些地方共產黨是“善變”的。比如鬥爭形勢變了，鬥爭的方針、任務也隨着變了。過去共產黨是領導人民群眾打帝國主義、打反动派，現在則改變為領導人民群眾建設社會

主义，这是“变”；在农村中由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这是“变”；在城市从利用、限制、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到最终消灭私有制，这也是“变”。共产党还有一种“变”，就是“变”不对为对，“变”不正确为正确。发现机构庞大就要精简编制，发现铺张浪费就厉行节约等等，都是属于这种“变”。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一切“变”的当中都包含了“不变”，那就是社会主义方向永远不变；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永远不变；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永远不变，所有的“变”都以这些“不变”为本，都是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些永远不会改变的目标。也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才获得了人民群众无尚的信任和爱戴，人民爱共产党的不变，同样也爱共产党的这种可喜的“变”。因为这种“变”正标志着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

看来，葛佩琦先生是很不喜欢“变”的，但葛先生也曾承认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试问这“发展”本身不正是含着“变”吗？你惧怕“变”，那说明你惧怕社会发展，这样推论难道背理吗？

*

*

*

葛佩琦又说“一九四九年群众对共产党不会有这么多意见”，言外之意是现在群众对共产党的意见比一九四九年多了。依我看“意见多”倒是个事实，不过两种不同的“意见多”必须分开。一种是正直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意见，他们之所以意见多了，是因为他们比一九四九年更加了解、更加关心爱护共产党了。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跟这个党的命运联结了起来，因而希望党不断进步，希望这个党的缺点更快的